

◎付囑流通第十

【師於太極元年壬子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仍命促工。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眾曰：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。汝等有疑，早須相問，為汝破疑，令汝迷盡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法海等聞，悉皆涕泣。惟有神會，不動神情，亦無涕泣。師云：神會小師卻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，餘者不得。數年在山，竟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為憂阿誰？若憂吾不知去處，吾自知去處。吾若不知去處，終不預報於汝。汝等悲泣，蓋為不知吾去處；若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。汝等盡坐，吾與汝等一偈，名曰真假動靜偈。汝等誦取此偈，與吾意同；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眾僧作禮，請師說偈。】

六祖大師在太極元年七月，命他的門人到新州（其出生地）國恩寺去建塔。塔是藏骨灰的地方。第二年，開元元年（公元七百一十三年）夏天，塔造好了。這一年的七月一日，六祖集合弟子們，說：「我在八月就要離開這個世間。」六祖在他要走的一年前，就叫學生準備藏骨灰的塔，但是，明確的宣布是在自己往生前一個月。他是八月初三圓寂的。

徒眾當然沒有像大師這麼自在，免不了有人情世故，於是有許多人心裡都很悲傷。六祖說：「你們悲泣，是為誰擔憂？若是為我擔憂，憂慮我走了不知道到哪裡去，你就錯了，我曉得我到哪裡去。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去處，我何必預先告訴你們大家？」於是，六祖為大眾說八首偈，說明「真假動靜」。「你們如果能誦取這八首偈，就與我的意思完全一樣，與我同志。依照這個偈子去修行，

決定不失宗旨。」

【偈曰：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。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。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。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若覓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。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。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報諸學道人，努力須用意。莫於大乘門，卻執生死智。若言下相應，即共論佛義，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歡喜。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。執逆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】

第一首偈：『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。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』說明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所謂一切無有真實。這個意思，佛在三千年前在一切經論裡都說得很清楚。現今的科學家也證實宇宙之間沒有永恆的存在，與佛經所說的意思是一樣。但是，科學家還無法找到一個真正的、永恆的東西；這個東西在佛法有，稱為「真如本性」，這是永恆的。可是要想見性，一定要離妄。第二首偈：『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。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』教我們離妄才能證得真性，真性是永恆的。

第三首偈：『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。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』這是點破坐禪。六祖絕不同意長坐不臥，若把這個當作禪，這就錯了。「若修不動行」，不動就是「長坐不臥」，「同無情不動」，無情就是木頭、石頭，與木石沒有兩樣。第四首偈：『若覓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。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』如何才是禪宗講的不動？真正的不動，決不是長坐，而是「動上有不動」；換句話說，動靜一如，這才是禪宗所說的真正的不動。特別是《華嚴經》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完全顯示出真實的不動。

第五首偈：『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。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』意思是說，能善分別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這就是在事

上、在外境上，一切自在一如，而內心絕不隨境界動搖，這才是真正的不動。古德說：「在大的憤怒之下，或者恐懼、憂患、好樂而能不動心，這才是真實的不動」；又說：「修道的人，動心是最可恥的。」外境不值得我們去追逐，經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。以上這五首偈，都是說明如何去修心，修真正的不動心，成就禪定。

六、七、八這三首偈，指示我們修學不可以爭執，特別說明「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」。所以，佛門戒戲論、戒爭執。至於說法，契機者要為他說；不契機者，要叫他生歡喜心。從這裡我們能看出，佛門傳法一片慈悲。

【時徒眾聞說偈已，普皆作禮。並體師意，各各攝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諍。乃知大師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再拜問曰：和尚入滅之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師曰：吾於大梵寺說法，以至於今，抄錄流行，目曰《法寶壇經》。汝等守護，遞相傳授，度諸群生，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。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，蓋為汝等信根淳熟，決定無疑，堪任大事。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，衣不合傳。偈曰：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；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】

六祖說完這些開示後，徒眾依法修行，不敢有所爭執。大師住世不久了，最重要的事無過於傳法，於是法海上座請教大師，衣法以後應當傳給什麼人？六祖說：「我從大梵寺說法，一直到今天，你們抄錄流行，經題稱為《法寶壇經》。只要大家能守護，能將這個法門傳授出去普度眾生，依照此說，這就是正法，衣就不傳了。」所以，從六祖以後，只傳法不傳衣。達摩祖師偈云：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；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從這首偈的意思來看，衣法也只傳到六祖為止。

【師復曰：諸善知識！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汝等諸人自

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，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虛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】

六祖特別告訴大眾修行的心要，應當要重視「一相三昧」與「一行三昧」，才能成就一切種智。在境界相裡不執著、不住相，於一切境界中，不生憎愛，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這叫做「一相三昧」。「一行三昧」，就是純一不動心，成就真實的淨土。這是告訴大眾要精進，各自努力。在這一段開示中，最重要的就是這兩種三昧，不但參禪的人看得很重，實在說，它是通一切法門。念佛人如果懂得這個道理，可以證得一心不亂。

「一相三昧」，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個「一」，「一行」也是一，《華嚴》講「一真法界」，淨土講「一心不亂」，古人說：「識得一，萬事畢」，一了百了！「相」是講境界相。六祖在此地提了一個綱領：「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」。一切處，無論順境、逆境，無論四聖的境界、六凡的境界，都要不住。我們六凡的境界不住了，住在四聖的境界裡，還是「住相」。念佛人心住在西方境界，算不算住相？心中有阿彌陀佛、有西方淨土，還是「住相」。一相三昧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，在功夫上來說，最低限度也是圓教初住以上的境界；以淨土講，是理一心不亂的境界。因此，我們功夫沒有到這個境界之前，我們心裡住佛的名號、住佛的境界相，也未嘗不可，還是好事情；但是，六塵的境界相是萬萬住不得，這個有很大的障礙。

「於彼相中不生憎愛」，這是教我們不住相的方法。在一切境

界中，於逆境界不生瞋恚心，這是現前就要學的；於順境不生貪愛心。你能在順逆境界中不生憎愛，就是覺悟的人，就不迷惑；因為憎愛是迷惑，是不覺。學佛，就是要學著念念覺而不迷，境界裡才動憎愛，就是迷而不覺。「亦無取捨」，憎愛之心都沒有，於一切境界是什麼態度？不取不捨的態度。不取不捨就是隨緣，就是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。

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」，這是對自己來說，念念是造福眾生、造福社會，而不念自己的利益。雖然為社會、為眾生造福，也不計較成壞。成了，大家有福，這樁事情自然成就；縱然做不成，自己也是盡心盡力了，對於自己來說是功德圓滿。千萬不要以為「事情做成了是功德圓滿，事情失敗了，這個功德就不圓滿」，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，大乘法是論心不論事。因為事是要牽涉到許多的因緣，用現今的話來說，就是要具備許多條件，其中有幾種條件不具足，在事上就會有障礙，就會有困難；在佛法講是眾生的福德因緣不一樣。何以西方極樂世界因緣那麼殊勝，而我們娑婆世界眾生今天這樣痛苦？我們見到世界上到處都有許多的災難。所以，我們要記取古人所謂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」，要盡心盡力為社會、為眾生謀幸福而不計成敗，更不可以有自私自利的念頭。這樣去做事情，做得再多，心是安閒恬靜的，與諸佛菩薩無二無別。心是虛，惟虛才能容一切法，才能做到澹泊。這叫一相，自己的心與外面一切相融成一體，正是道家所謂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」，這個境界是「一相三昧」。

「一行三昧」，行是修行，也就是行為。行為無量無邊，佛法將它歸納為三類：身、口、意；或者歸納為行、住、坐、臥四種。大師在此地教導我們，「於一切處」，也就是一切順逆境界裡，我們的身口意三業、行住坐臥四威儀，要學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」

，這是講修「一行三昧」；修成之後，這是成就了真實的淨土。我們一定要從「真誠」下手，無論待什麼人，無論做什麼事，一定要用真心、誠心。「真」與「誠」就是純一直心，就是不動道場，就是真正的淨土。也許有人會說：「我們以誠敬待人，可是別人不以真誠待我，我們不是吃虧了嗎？」這個念頭是錯誤的。真誠是純一直心、不動道場，是修的真淨土，真實清淨。別人不修是他的事，我們自己修，就必定要這樣做，在道學上才有入處。否則，名義上是學道，實際上我們的心行與道早就相違背。所以，一個學道之人，在在處處以純一真心待人接物，這是修一行三昧的下手處。

【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種，含藏長養，成熟其實，一相一行亦復如是。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，普潤大地；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得發生。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，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，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師說偈已，曰：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，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。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爾時，徒眾作禮而退。】

六祖說：「如果我們具足這兩種三昧，就好像地有種子，當然能含藏長養，成熟果實」。「一相」、「一行」這兩種三昧，在大乘佛法上就是成佛作祖的種子。我們自己要想成佛，對於這種修行的方法、原理原則，千萬不可以疏忽。六祖告誡我們，千萬不要觀靜、不要空心，這是一種外道的修學方法。觀靜與空心是修無想定，心裡什麼都不想，以為這是清淨，這是錯誤的。心本來清淨，無可取捨；你要是取靜、取空，這是錯誤的。這一番開示，對我們修行人來說是最高的指導原則。